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5

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能性標記“下 [xa^{112}]”的來源及語法化機制——以青海門源漢語方言為例

俄華楠、敏春芳 *

蘭州大學

提要

能性標記“下 [xa^{112}]”是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的區域共享特徵之一。在門源漢語方言中，該標記可附於述補結構 VC（結果 / 趨向補語）和“V 下（動相補語）”之後，構成“VC 下”“V 下下”，用以表達能性意義。文章通過系統考察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意義的表達格式，並結合同西北地區漢語方言以及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 SOV 語言的比較，揭示了後置於動詞性成分的能性標記“下”的語法化機制：“下”經歷了“動相補語 > 傀儡（能性）補語 > 能性標記”的演變，其中動相補語“下”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獲得能性解讀，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進而受到周邊 SOV 語言“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結構的接觸影響，擴展至 VC 後發展為專職的能性標記。研究認為，門源漢語方言後置於動詞性成分的能性標記“下”的形成是漢語內部機制與語言接觸協同作用的結果，既是漢語自身語法化的產物，也是甘青河湟語言區域接觸影響的典型表現。

關鍵詞

青海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標記，語言接觸，語法化

* 敏春芳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俄華楠、敏春芳。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門源回族自治縣（以下簡稱“門源縣”）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青海省東北部，隸屬於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縣內有漢、回、藏、土、蒙古等 26 個民族。截至 2020 年末，全縣總人口數為 16.23 萬人，漢族佔 34.62％，回族佔 48.56％，其他民族佔 16.82％。[1] 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門源漢語方言屬於中原官話秦隴片，從其語法系統看，具有諸多 SOV 語言的特徵，如小句基本語序為 SOV，後置詞佔優勢，使用格標記等。本文調查的是門源當地漢族人口的漢語方言，不包括回民漢語。文中所引例句均已注明出處，其中未注明方言點的例句均為門源漢語方言，係筆者調查所得。[2]

能性意義是指表達動作結果、動作趨向或動作本身實現的可能性。其表達形式既包括情態動詞（也稱“助動詞”）、情態副詞、語氣詞，也包括漢語所獨有的述補結構，如“V 得 / 不 C”“V 得 / 不了”“V 得 /V 不得”等。而在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主要有 a、b 兩類：

(1) a. 傢二百斤的東西也**背動咧** [lia^{0}]。（他連二百斤重的擔子都背得動。）
b. 傢二百斤的東西也**背動下** [xa^{112}] **咧** [lia^{0}]/ **著** [tʂɛ^{0}]。
(2) a. 棚棚兒再大著一掛掛，豬娃兒們就**圈下** [xa^{112}] **咧** [lia^{0}]。（這個棚子再大一點就能圈下這些小豬了。）
b. 棚棚兒再大著一掛掛，豬娃兒們就**圈下** [xa^{0}] **下** [xa^{112}] **咧** [lia^{0}]/ **著** [tʂɛ^{0}]。

可以看到，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表達主要由“VC/ 下咧”（如 a 例），和“VC/ 下下”（如 b 例）兩種格式承擔。由此引發兩個關鍵問題：

第一，述補結構“VC”是否能獨立表示能性意義，若不能，是否需要依賴語氣詞“咧”標示的未然、非現實語境？

第二，“V 下下”中的兩個“下”分別是什麼性質？各自能否獨立承擔能性意義？其來源和語法化路徑如何？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產物，還是語言接觸的結果？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門源漢語方言例句中，“下”作動相補語（文中記作“下$_{C}$”）時弱讀為輕聲 [xa^{0}]，如“贏下著 / 了 [in^{24}xa^{0}tʂɛ^{0}/liɔ^{0}]”；作傀儡（能性）補語或能性標記

---

1 引自門源回族自治縣人民政府網：http://www.menyuan.gov.cn/jsmy/index.html，訪問日期：2026 年 2 月 25 日。

2 本文發音合作人主要有三位：（1）ZMA，男，漢族，1952 年 7 月生，農民，小學文化。（2）LYX，女，漢族，1964 年 8 月生，小學退休教師，中師文化。（3）YZY，男，漢族，1960 年 4 月生，中學退休教師，中師文化。調查時間為 2022 年 7–8 月、2023 年 7–8 月，核查時間為 2025 年 7–8 月。

（文中記作“下$_{N}$”）時重讀為 [xa^{112}]（與單字調一致），如“贏下嗝 [in^{24}xa^{112}lia^{0}]”，“贏下下嗝 / 著 [in^{24}xa^{0}xa^{112}lia^{0}/tʂɛ^{0}]”。在功能上，“下”與甘肅臨夏話“下”（音“哈$^{=}$”）相似（敏春芳 2025），可作趨向動詞、趨向補語、動相補語，並在不同語境中沿兩條路徑語法化：已然 / 現實語境中虛化為體標記（如“贏下著 / 了”）；未然 / 非現實語境中發展為傀儡（能性）補語，進而固化為獨立的能性標記（如“贏下$_{C}$嗝”>“贏下$_{C}$下$_{N}$嗝”）。句末語氣詞“嗝 [lia^{0}]”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著 [tʂɛ^{0}]”標示已然、現實語境，二者形成語境對立。為保持行文簡潔，下文例句中“下”“嗝”“著”均以漢字呈現，不再逐一標注國際音標。

2. 能性述補結構及能性標記“下”的句法分佈

如前所述，門源漢語方言結果 / 趨向補語結構的能性意義表達主要有二：第一，述補結構 VC 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可表能性意義，即“VC 嗝”，該類屬於臨時性表達，是否表達能性意義需結合具體語境。第二，在述補結構 VC 後可以添加能性標記“下”或“不（下）”等，即肯定形式“VC 下”和否定形式“VC 不下 /V 不 C”等，分別表示肯定和否定的能性意義，該類則可突破語境、時態限制，能性意義得以凸顯。本節在描寫句法分佈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其能性意義的表達格局。

這裏，我們區分能性述補結構和能性標記，能性述補結構是指補語成分處在動詞後，依靠未然、非現實語境便可表示能性意義。能性標記是指在述補結構後面添加的專表能性意義的標記詞（本文“VC 下$_{N}$”“V 下下$_{N}$”中的“下$_{N}$”即屬此類，本文統一稱作“能性標記”），無需依靠語境便可直接表示能性意義。[3]

為清晰呈現門源漢語方言能性表達的基本格局，現將各類結構的對立關係歸納為表 1。

表 1 門源能性意義表達格式對比

結構類型	語境	肯定形式	示例	否定形式	示例	語義解讀
VC（結果 / 趨向補語）	已然 / 現實	VC 著 / 了	走完著 / 了	沒 VC	沒走完	結果 / 趨向已經實現
	未然 / 非現實	VC 嗝	走完嗝	V 不 C	走不完	結果 / 趨向可能實現

[3] “能性標記”亦稱“能性補語標記”“能性助詞”，指直接放在動詞 V 或述補式 VC 之後表達“能性”意義的助詞（柯理思 1995）。既可指現代漢語共同語能性述補結構“V 得 / 不 C”“V 得 / 不了”中的“得”，也可指漢語方言（如河南浚縣方言）中能性述補結構“VC 了”中的“了”（辛永芬 2006）。

VC+ 下（能性標記）	不受語境限制	VC 下咧 / 著	走完下咧 / 著	VC 不下	走完不下	專表能性
V 下（動相補語）	已然 / 現實	V 下著 / 了	贏下著 / 了	沒 V 下	沒贏下	動作 / 狀態已經實現
	未然 / 非現實	V 下咧	贏下咧	V 不下	贏不下	動作 / 狀態可能實現
V 下 + 下（能性標記）	不受語境限制	V 下下咧 / 著	贏下下咧 / 著	V 下不下	贏下不下	專表能性

2.1. 能性述補結構

門源漢語方言中的能性述補結構可以分為兩類：“VC（結果補語、趨向補語）”與“V 下（動相補語）”，其否定形式分別對應“V 不 C”“V 不下”。這兩類述補結構必須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下才能實現能性意義的表達，而該語境一般由標示未然、未現實語境的語氣詞“咧”[4] 承擔。例如：

(3) a. 我飯哈**吃飽咧**。（我能吃飽飯。）
b. 我飯哈**吃飽著 / 了**。（我吃飽飯了。）
(4) a. 傢我哈一把**提起來咧** / 提不起來。（他把我一把抓得起來 / 抓不起來。）
b. 傢我哈一把**提起來著 / 了** // 沒提起來。（他把我一把抓起來了 / 沒抓起來。）

上述兩例分別為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結構，除在已然、現實語境中表示結果義或趨向義外，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時，可表示能性意義。例（3a）“吃飽”為動結式，“飽”是“吃”的結果補語；例（4a）“提起來”為動趨式，“起來”為動詞“提”的趨向補語。這種動結、動趨式若要直接表示肯定能性意義，需在述補結構後加上表未然、非現實事件的語氣詞“咧”，才能表示“能吃飽”“能提起來”。其否定形式與現代漢語共同語一致，即“吃不飽”“提不起來”。

下面幾例則是動相補語結構“V 下”表示能性意義的情況。例如：

(5) a. 這個比賽我們保險**贏下咧 / 贏不下**。（這場比賽我們肯定贏得了 / 贏不了。）
b. 這個比賽我們保險**贏下著 / 了 // 沒贏下**。（這場比賽我們肯定贏了 / 沒贏。）
(6) a. 傢來下咧？（他能來不能？）——**來下咧 / 來不下**。（來得了 / 來不了。）
b. 傢來下著 / 了嗎？（他能來不能？）——**來下著 / 了 // 沒來下**。（來了 / 沒來。）
(7) 我的病好脫了哈，床上倆**下來下**咧。（我的病好了的話，就能下床了。）

[4] 關於門源漢語方言能性述補結構“VC/ 下（下）咧”中“咧（哩）”的性質，詳見 3.3 節。

(8) 趁我還**動彈下**著，你的娃娃哈多看一掛；等**動彈不下**哈，再想看也看不下呀。（趁我還能動彈，就多替你照顧照顧孩子；等動彈不了了，想照顧也照顧不了了。）

前兩例（5a）（6a）為未然語境，“贏下嗬”“來下嗬”就是“贏得了”“來得了”，“贏不下”“來不下”就是“贏不了”“來不了”，表示能性意義。（5b）（6b）為已然語境，“贏下著”“來下著”表示“已贏”“已來”這一已然、現實事件，“沒贏下”“沒來下”則是對“已贏”“已來”這一已然、現實事件的否定。例（7）為條件假設句，“下來下嗬”在這種非現實假設中表示“能下來”這一能性意義。例（8）通過肯定式“動彈下著”與否定式“動彈不下”的對舉，實現了能性意義的規約性表達。單獨使用時，“動彈下著”中的“著”標示現實語境，表明“動彈”為已實現狀態，但同時隱含主體在該狀態下具備的能力，即“能動彈”。此時“V 下”兼有結果義與能性意義，現實語境使結果義成為主要解讀。與之對舉的否定式“動彈不下”則僅表能性否定，即“不能動彈”。在肯定否定對舉中，否定式“V 不下”的單義性限定了肯定式“V 下”的多義性，使其最終指向現實狀態下唯一的能性意義，即“能夠動彈”。

2.2. 能性標記“下”

門源漢語方言中，“下”（及其否定形式“不下”）除了作動相補語外還可作為專職的能性標記，附於述補結構後表示能性意義，即：“VC/V 下 + 能性標記（下 / 不下）”。下面具體來看。

2.2.1. 能性標記“下”的肯定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門源漢語方言中，上述動結、動趨式表示能性意義時，更多地是在述補結構 VC/ 下後加上能性標記“下”，即“VC/ 下下”。這時“VC/ 下下”表示能性意義時便可不受語境和時態的制約。例如：

(9) 我飯哈**吃飽下**嗬 / 著。（我能吃飽飯。）
(10) 傢我哈一把**提起來下**嗬 / 著。（他能夠把我一把抓起來。）
(11) 這個比賽我們保險**贏下下**嗬 / 著。（這場比賽我們肯定能贏。）
(12) 傢**來下下**嗬？（他能不能來？）——**來下下**嗬 / 著。（能來。）

上述（9）（10）兩例在動結式“吃飽”、動趨式“提起來”後添加能性標記“下”，即“吃飽下”“提起來下”。此時能性意義的表達便不再受語境、時體的制約。句末語氣詞“嗬”與“著”均可使用（但為與未然、非現實語境對應，還是以“嗬”為常）。（11）（12）兩例“贏下下”“來下下”亦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VC 下”“V 下下”中的能性標記“下”雖然不具有強制性，但在自然口語中還是以加上

為常。若省略能性標記“下”，則需高度依賴未然、非現實語境，即只能是“VC 嘚”“V 下嘚”，如前例（3a）–（6a）。

2.2.2. 能性標記“下”的否定形式

那麼，“VC 下”“V 下下”的否定形式是什麼呢？當“VC”“V 下”加上能性標記“下”構成“VC 下”“V 下下”表能性意義時，其否定形式有兩種：一是形式上的否定“VC 不下”“V 下不下”（見 a 例）；二是意義上的否定“V 不 C”“V 不下”（見 b 例）。例如：

(13) a. 你剛傢哈叫一掛哈對著，你各家**幹完不下**。（你剛應該把人家叫一下的，你自己一個人幹肯定是幹不完的。）
b. 你剛傢哈叫一掛哈對著，你各家**幹不完**。
(14) a. 傢那門ᵐ價苦吃下哩著，我不相信傢工作哈**尋上不下**。（他那麼能吃苦，我不信他找不上工作。）
b. 傢那門ᵐ價苦吃下哩著，我不相信傢工作哈**尋不上**。
(15) a. 這個尕草草兒感冒哈**治下不下**。（這個小草不能治感冒。）
b. 這個尕草草兒感冒哈**治不下**。
(16) a. 這個棚棚兒再阿門ᵐ大著，這兩個豬娃兒也**圈不下**。（這個棚子再怎麼大也圈不下這兩個小豬崽。）
b. 這個棚棚兒再阿門ᵐ大著，這兩個豬娃兒也**圈不下**。

在門源漢語方言中，上述 a、b 兩種否定形式均成立。a 例“VC 不下”“V 下不下”是能性標記結構的形式否定；而 b 例“意義否定”的“V 不 C”“V 不下”實際上是對應能性述補結構“VC 嘚”“V 下嘚”的否定式。在自然口語中，由於共同語“V 不 C”的廣泛影響，且“VC 不下”“V 下不下”在形式上略顯冗餘，門源方言更傾向使用意義否定“V 不 C”“V 不下”。尤其是“V 下不下”，第一個“下”為動相補語，第二個“下”為能性標記。這類形式否定雖成立，但實際使用較少。

2.3. 已然、現實語境下的能性意義的表達

與普通話一樣，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意義一般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體現，但在一定條件下也可在已然、現實語境中體現。此時，並不強調已然事件的結果或實現狀態，而是強調主體在已然事件中所具備的能力或條件（王自萬 2023: 11）。例如：

(17) a. 張明<u>尕的會裏</u>一頓三個餅（哈）**吃掉 / 完 / 上下嘚**。（張明小時候一頓飯能吃完三張餅。）
b. 張明<u>尕的會裏</u>一頓三個餅（哈）**吃掉 / 完 / 上下著（啊）**。

該句的背景信息限定在“尕的會裏”（小時候）這一已然語境，但並非陳述張明小時候“某一頓飯吃了三個餅”的具體事件，而是強調他小時候具有“一頓飯吃三個餅”的能力。述補結構“吃掉 / 完 / 上”加上能性標記“下”後，句末語氣詞“嗬”與“著”均不影響其能性意義的表達。可見，動結、動趨式表示能性意義時，必須添加能性標記“下”，具有強制性。

3. 西北地區漢語方言及 SOV 語言能性意義表達的類型學考察

上文我們分析了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兩種表達形式，下面我們通過同西北漢語方言以及該地區少數民族 SOV 語言能性意義表達形式的比較，考察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標記的產生條件及其影響因素。

3.1. 西北漢語方言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

西北漢語方言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主要有“能 V（C）”“V 得 C”“VC 嗬”“V 下嗬”以及“VC 下”“V 下下”等。為行文方便，我們主要考察與門源漢語方言相關的後四種形式。同樣地，可將其分為能性述補結構與能性標記“下”兩大類。

3.1.1. 能性述補結構：VC/ 下嗬（倆 / 哩 / 呢 / 嘞 / 咧）

(18) 羊羊們好價錢個得呵，今年一院院房房就**起來下嗬**。（如果羊能賣個好價錢，今年就能蓋起來新房子。）（西寧城北話，馬夢玲 2023 :172）
(19) 拿動啊嗬？（拿得動嗎？）——腦 = **拿動嗬**，家 = 拿不動。（我拿得動，他拿不動。）（貴德河陰話，馬夢玲 2025: 141）
(20) 你人啊罵不下，你老奶奶啊**罵下哩**吵？（你不能罵別人，就能罵老奶奶嗎？）（楊永龍、趙綠原 2021: 510）
(21) 定金你**拿著出來呢**嗎拿不著出來？（定金你能不能拿出來？）（臨夏話，敏春芳、付喬 2022: 846）
(22) 這天陰給了一天了，**下下哩**嗎下不下是？（天氣陰了一整天，不知道會不會下雨？）（天祝話，宋珊 2022: 176）
(23) **辦成哩**（辦得成）| **看清哩**（看得清）（同心話，張安生 2006: 295）
(24) 這撚兒炭我們兩個**抬回去嘞**。（這點兒煤我們倆能抬回去。）（神木話，邢向東 2020: 694）
(25) 這個問題我**答上咧**。（這個問題我能回答。）（烏魯木齊話，徐春蘭 2005: 147）

可以看到，“VC/ 下嗬”這一格式在西北地區分佈廣泛，見於青海西寧、貴德，甘肅臨夏、天祝，寧夏同心，陝西神木及新疆烏魯木齊等地方言。

3.1.2. 能性標記：VC/ 下 $_{C}$ 下 $_{N}$ 倆（倆 / 哩 / 呢 / 啦）

(26) 個眼眼裏**鑽著過去下倆**？（這個洞能鑽過去嗎？）（西寧城東話，安麗卿 2019: 119）
(27) 你的書寫的好著很哩，急趕**賣掉下哩** / 嘀。（你的書寫得很好，很快就能賣掉。）（貴德周屯話，周晨磊 2025: 77）
(28) 今個把假期作業一掛**做完下哩**。（今天就能把假期作業全部做完。）（天祝話，宋珊 2022: 176）
(29) 我一個小時**扎掙下下哩**。（我能堅持一小時。）（甘溝話，楊永龍、趙綠原 2021: 513）
(30) 傢黑了呵一個人家裏**坐下下著**。（他天一黑一個人能 / 敢待在家裏。）（祁連“托茂”話，雷雨 2019: 276）
(31) 天天思謀吃肉呢，這麼**辦到下啦**不者？（天天想吃肉，這能不能辦到呀？）（臨夏話，王森 1993: 375）
(32) 橋**搭上下哩**搭不上哪裏問去哩說？（橋能不能搭上，去哪裏問？）（唐汪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35）
(33) 他們**做下下**的，我們也**做下下哩**。（他們做得了，我們也做得了。）（唐汪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19）
(34) 白日晝夜地連著挖麼，那就那**挖開下下哩**。（晝夜不停地連著挖，那山就能挖開。）（唐汪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35）
(35) 這阿門是就這它在這洞**打開下下哩**巴拉。（怎麼辦才能把這洞打開。）（唐汪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34）

“VC/ 下下 $_{N}$”這一格式主要分佈在青海的西寧話、甘溝話，甘肅的臨夏話、唐汪話、天祝話等。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唐汪話，例（34）“挖開下下”、例（35）“打開下下”可看作對“V 下下”格式的類推擴展。在“V 下下”（如“做下下”）中，“下下”已凝固為一個整體能性標記；說話人將此格式類推至動補結構 VC 上，形成“VC 下下”（如“挖開下下”“打開下下”）。這類類推在西北方言中並不少見，反映了 SOV 語序下結構擴展的開放性。不過，由於“下下”直接附於 VC 之後，不參與 VC 內部的結構調整，其形成機制與本文所論證的“V 下下”演變路徑不盡相同，具體機制尚待進一步研究。

至此，通過上述對西北漢語方言能性表達形式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助動詞“能”表達能性意義屬常式外，臨時性的能性述補結構“VC/ 下倆”在西北地區屬於一般式，分佈更廣，使用更普遍。這一點，跟王毅等（2004）提到的“甲式：（能 +）

V + 著 + 趨”大體一致。[5] 實際上，甲式表能性意義的核心機制與北方方言（如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方言）的“VC 了$_2$”結構相同，即依靠未然、非現實語境賦予能性意義，只是該結構本身尚未凝固，仍屬臨時性表達（具體見 3.3 節）。不同的是，甘青河湟地區的語氣詞“嗬”功能更為專一，專門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因此，該區域的“VC/ 下嗬”可視為一種半固化的能性述補結構。

3.2. 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語言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

同時，我們發現，能性標記“下”的分佈範圍主要集中在甘肅青海交界的甘青河湟地區。這與王毅等（2004: 283）指出的“乙式（及其否定式）在多民族雜居地區使用，是特殊式”[6] 這一論斷是基本吻合的。該區域少數民族語言主要包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藏語、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的蒙古語、東鄉語、土族語等，這些語言同當地漢語方言不斷地接觸融合從而形成了較為特殊的“語言區域”（Linguistic Area），即“甘青河湟語言區域”（楊永龍 2022）。下面，我們來看甘青河湟地區的諸少數民族語言的情態表達形式，所引例句格式皆從原文。

(36) ŋa^{L}　ʈ̪ɛ̃^{L}dɑʔ=ziʔ　wuoʔ^{L}=tʰi ‖ ʈ̪ə^{L}ni^{H}　ŋa^{L}　tʰɛ̃^{H}　**ʈ̪o^{L}**　ma^{L}-tʰi.
1SG　事情 =IDF　EXT=SENP　然後　1SG　到　**能**　NEG-SENP
（我有些事情，所以沒能來。）
（玉樹藏語（拉布話），孫凱 2019: 454）

(37) ən　ʤɑmɑ-ɑːr　ɔɪ-d　xur-ʧ　**ʧɳdă**-n　ʊː.
這　路（沿著路）　森林　到達　**能**　嗎
（通過這條路能不能到森林？）
（蒙古語，阿不都熱西提 ·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 2013: 406）

---

[5] 其例如下：
(i) 你的車子房子裏**能推著進來**嗎？——（**能**）**推著進來呢**。（寧夏海原，王毅等 2004: 283）
(ii) 我們的車子屋子裏也**推著進去**呢。（甘肅蘭州，王毅等 2004: 283）
這裏能性意義的表達看似是由助動詞“能”或標記詞“著”來承擔，可是細究便可發現：助動詞“能”可有可無，不影響能性意義的表達；而“著”也並非像普通話“得”那樣的能性述補結構標記，而是源自副動詞結構標記，其本身不承擔能性意義。

[6] 乙式肯定式為 V + 著 + 趨 + 下 [xa]，如：
(i) 你的車子房子裏**推著進去下啦**？（你的車子能推進房子裏嗎？）——推著進去下呢。（能推進去。）
否定式為 V + 著 + 趨 + 不 + 下 [xa]，如：
(ii) 蒼蠅哈**趕著出去不下**。（把蒼蠅趕不出去。）（王毅等 2004: 284）

(38) bi niə dʐəhɑn ətʂi-**ʂidɑ**-nə.
我 一個 人 去：**能** - 未完成體
（我能一個人去。）
（東鄉語，阿不都熱西提 ·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 2013: 406）

(39) bu ɕdʑəɢaːr ɕdʑə **ʂda**guna.
我 獨自 去 **能**
（我能自己去。）
（土族語，阿不都熱西提 ·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 2013: 402）

Greenberg（1984: 50）從類型學的角度指出世界語言的共性：“在以 SOV 為優勢語序的語言中，有屈折變化的助動詞總是跟在主要動詞之後。”即“動詞性成分 + 助動詞”是 SOV 語言的共性。可以看到，甘青河湟語言區域內諸少數民族語言（包括藏語、蒙古語、東鄉語、土族語）的助動詞（即“能性動詞”）正是一律後置於動詞性成分，如玉樹（拉布）話的“ʈoˈ”、蒙古語的“-tʃɪd”、東鄉語的“ʂidɑ”、土族語的“ʂda-”等，皆是如此。

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通過甘青河湟語言區域內的“五屯話”與“唐汪話”來說明。“五屯話”是一種漢、藏混合語，其詞彙多來源於漢語，語法則來源於安多藏語（陳乃雄 1989）。五屯話中表示能性意義的助動詞為“**tɕhɛn**^{44}”，其位置在動詞性成分之後，同樣符合藏語情態動詞居於動詞性成分之後的特點。例如：

(40) ŋj^{51} lɛ^{24} **tɕhɛn**^{24} ja^{21}? ŋo^{51} lɛ^{24} **tɕhɛn**^{24} jɯɣ^{21}.
你 來 **能夠** - 疑問語氣 我 來 **能夠** - 確認 / 自我中心情態
（你能來嗎？我能來。）
（五屯話，意西微薩 · 阿錯）[7]

同樣，唐汪話也被認為是一種混合語，[8] 其詞彙多源於漢語，語法多源於東鄉語（阿 · 伊布拉黑麥 1985）。唐汪話中的“xa（下）”“puxa（不下）”[9] 與東鄉語能性

---

[7] 引自“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採錄展示平臺”，網址為：https://zhongguoyuyan.cn/point/60M05，訪問日期：2026 年 3 月 1 日。

[8] 唐汪話是否為混合語目前還存在爭議，孫宏開等（2007）認為唐汪話與倒話、五屯話一樣，均為“混合語”。徐丹、貝羅貝（2018）則從句法借貸的角度進行量化分析，認為唐汪話還未達到混合語的標準。此處是為了與東鄉語進行對比。

[9] 原文“xa”“puxa”按語義標注為“能”“不能、不了”，但同時指出其語素來源於漢語的“下”“不下”。因此，本文將其直接標注為“下”“不下”（見阿 · 伊布拉黑麥 · 陳元龍 2017）。

助動詞“ʂɻta（能）”和“ta（不能，不了）”在詞義和用法上完全一致，後置於核心動詞。這一點亦可作旁證。例如：

(41) a. tʂʻulɛ　xa-li;　　xalɛ　puxa.
出來　下 - 未完成體　下來　不下
（唐汪話，阿 · 伊布拉黑麥 · 陳元龍 2017: 115）
b. qʻɯtʂə　**ʂɻta-nə**;　　pətʂə　**ta-nə**.
出來　能 - 未完成體　下來　不能 - 未完成體
（能出來；下不來，無法下來。）
（東鄉語，阿 · 伊布拉黑麥 · 陳元龍 2017: 115）

綜上可見，門源漢語方言中的能性標記“下”後置於核心動詞性成分，是受到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語言“情態動詞居於動詞之後”的接觸性影響。該區域少數民族語言的情態動詞常處於語氣詞“li”“nə”之前，形成了“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語法格式。這一外部動因，使門源漢語方言既沒有採用“能 V（C）”式的前置標記，也沒有像 B 型方言那樣將“VC”與未然語氣詞“嗬”凝固為“VC 嗬”並發展為獨立的能性標記（參見 3.3 節），而是在“VC”與“嗬”之間插入了專用的能性標記“下”。至於“下”的性質、來源及語法化機制，詳見第 4 節。

3.3. 現代漢語能性表達的三種類型

辛永芬（2006: 299）將現代漢語能性述補格式分為兩大類型：A 型以“得”為標記（V 得 C / V 不 C），主要分佈在西南官話、江淮官話等區域，現代漢語普通話即屬之；B 型以“了”及其變體為標記（VC 了 $_2$ / V 不 C），主要分佈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的部分方言區。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前文西北漢語方言及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語言能性意義表達形式的考察，可歸納出第三種類型，即以門源等甘青河湟漢語為代表的 C 型，該型方言以“下”為能性標記，格式為“VC 下嗬 / VC 不下”，是在 B 型“VC 了 $_2$（嗬）”基礎上受周邊 SOV 型語言接觸影響而形成的。以下將三種類型歸納為表 2。

表 2　現代漢語能性表達的三種類型

類型	代表方言	語序類型	表達格式	標記位置	標記性質
A 型	普通話、西南官話等	VO	V 得 C / V 不 C	動詞 V 與補語 C 之間	能性標記“得”

B 型	河北、山西方言等	VO	VC + 了$_2$ / V 不 C	位置靈活 VC 了$_2$ / VCO 了$_2$ / V 了$_2$	能性標記“了$_2$”，從完成體標記語法化而來
C 型	門源及甘青河湟漢語方言等	OV	VC + （下）+ 嗬 / VC 不下	述補結構 VC 與“嗬”之間	能性標記“下 [xa^{112}]”，從動相補語在接觸中語法化而來。（也可由“VC 嗬”這一能性述補格式直接承擔。）

通過表 2 可知，門源漢語方言的“VC 嗬”與 B 型方言的“VC 了$_2$”結構相同，但 B 型的“了$_2$”已發展為獨立能性標記，而門源“嗬”始終是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的語氣詞。二者均未凝固，屬高度依賴語境的臨時性能性述補結構。正是由於這種不穩定性，能性意義需要一種更為穩固的表達方式。C 型“VC 下嗬”正是在這一需求驅動下，於“VC 嗬”的基礎上，在“VC”與“嗬”之間插入標記詞“下”而形成的。

那麼，門源為何沒有走上像 B 型方言那樣將句末語氣詞發展為能性標記的道路？

先看 B 型方言的情況。以河南林州方言、河北武邑方言為例：

(42) 一碗大米飯她**吃完咾** [lau^0]。（一碗大米飯她吃得完。）（河南林州，谷向偉 2006: 99）
(43) 我**瞧清**黑板上嘞字兒**咾** [lau^0]。（我看得清黑板上的字。）（河南林州，谷向偉 2006: 99）
(44) 一瓶兒茅臺他**喝咾** [lau^0]。（一瓶兒茅臺他喝得了。）（河南林州，谷向偉 2006: 100）
(45) 這籃子菜我**拿動咾** [lau^0]。（這籃子菜我拿得動。）（河北武邑，張曉靜 2019: 40）
(46) 明天星期天，我**看完**這本小說**咾** [lau^0]。（明天星期天，我看得完這本小說。）（河北武邑，張曉靜 2019: 40）
(47) 這籃子菜我**拿咾** [lau^0]。（這籃子菜我拿得了。）（河北武邑，張曉靜 2019: 40）

可見，B 型方言的“了$_2$（咾）”在表達能性意義時，既可以是“VC 了$_2$”（如例（42）（45）），也可以是“VCO 了$_2$”（如例（43）（46）），還可以是“V 了$_2$”（如例（44）（47））。無論格式如何變換，“了$_2$”均已發展為獨立能性標記。與之相比，門源方言的“嗬”只能出現在“VC 嗬”中，“VCO 嗬”與“V 嗬”均不成立。這是為何？

第一，賓語位置的限定。B 型方言為 VO 語序，賓語位置靈活，既可前置於動詞性成分作話題成分（“OVC 了$_2$”），也可處於常規 VO 語序（“VCO 了$_2$”）。而門源方言為 OV 語序，賓語必須前置，語氣詞“嘛”只能緊貼述補結構 VC，無法遠離，即“OVC 嘛”（如“我這碗飯哈**吃完嘛**（我能吃完這碗飯）。”不能說成“* 我**吃完**這碗飯**嘛**。”）。這一語序差異，使門源方言無法構成與 B 型“VCO 了$_2$”對應的“VCO 嘛”格式，從而失去了“嘛”獨立為能性標記的句法前提。

第二，“了$_2$”與“嘛”的不同演化路徑。B 型方言的“了$_2$”因賓語 O 插入“VC”與“了$_2$”之間，形成“VCO 了$_2$”格式，隔絕了“VC”與“了$_2$”的緊密聯繫。長此以往，能性意義的表達重心從整個述補結構轉移到了句末的“了$_2$”上，使其最終發展為獨立的能性標記，可直接附於動詞後形成“V 了$_2$”，如（44）（47）。這一過程可形式化為：VC 了$_2$ > VCO 了$_2$ > V 了$_2$。

而門源方言的“VC 嘛”因 OV 語序限制，賓語 O 因固定前置，無法插入“VC”與“嘛”之間，因此“嘛”始終緊貼述補結構 VC，失去了成為獨立能性標記的可能。加之“嘛”功能日益專職化為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其向能性標記的語法化進程被徹底阻斷。如“我這碗飯哈吃**嘛**。”在門源話中只表將來義（即“我要吃這碗飯”），無法解讀為能性意義（即“我能吃這碗飯”）。

進一步來看，學界對“嘛（哩）”的性質雖有不同看法，但共同點是其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參見趙綠原 2021；王雙成 2025；周晨磊 2025）。門源漢語方言的“嘛”在陳述句中相當於事態助詞“了$_2$”，可用“哩”替代，如“我飯哈吃嘛 / 哩”即“我要吃飯了”；在疑問句中相當於疑問語氣詞“嗎”，可用“哩嗎”替代，如“你飯哈吃嘛 / 哩嗎？”即“你要吃飯嗎？”因此，“嘛”只提供未然、非現實語境，[10] 不承擔能性意義的表達。

綜上，門源方言的語氣詞“嘛”已被鎖定為單純的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的標記，無法承擔能性功能。僅靠臨時性的“VC 嘛”表達能性意義，是不夠穩固的。正是上述語序與功能的雙重限制，迫使門源漢語方言另尋他途。在需要專職能性標記的情況下，語言接觸為門源方言提供了新的結構模式。如前文 3.2 節所述，甘青河湟地區諸少數民族語言普遍採用“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結構表達能性意義。門源長期處於多民族語言接觸之中，當地漢語方言深度複製了周邊 SOV 型語言的這一結構模式。受此影響，門源方言必須在“VC”與“嘛”之間填充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分，即“VC +（能性標記）+ 嘛”。這一結構空位恰好由漢語自身發展而來的動相補語“下”填補。

---

[10] 正如前文提到的，未然、非現實語境主要由語氣詞“嘛”標示，但也可通過正反問句（如：你吃下吃不下？）等方式體現。

4. 能性標記“下”的性質、來源及語法化機制

如前文 3.3 節所述，門源漢語方言因 OV 語序限制和語言接觸的結構制約，必須在“VC”與“嘛”之間插入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分。至於為何選擇“下”而非其他，本節予以討論。

吳福祥（2010）指出“下”在西北方言中的語法化路徑為：趨向動詞 > 趨向補語 >（結果補語）> 動相補語 > 傀儡（能性）補語 > 能性助詞（即本文的“能性標記”）。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標記“下”具體是如何從動相補語發展為傀儡（能性）補語，又如何進一步發展為專職的能性標記。

4.1. 動相補語 > 傀儡（能性）補語

“動相補語”相較於強調動作結果的結果補語來說，更強調動作 / 狀態的實現或完成，表示較為空泛的結果義。而“傀儡（能性）補語”的作用在於使可能式成為可能（吳福祥 2010）。二者的區別在於：動相補語表示已然、現實語境下的實現義，傀儡（能性）補語則表示未然、非現實語境下的能性義。門源漢語方言的“下”從表實現義的動相補語到表示能性義的傀儡（能性）補語正是經歷了“實現 > 可能”的演變。但需說明的是，這一演變並非詞義的直接更替，而是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abduction）驅動的語境吸收而實現。[11]

如前所述，門源漢語方言的能性意義的表達方式有二：第一，臨時性的能性述補結構“VC 嘛”“V 下嘛”。第二，在述補結構後添加能性標記“下”。這裏先看第一種。“VC”“V 下”在已然、現實語境中表示動作 / 行為的完成或狀態的實現，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則由表實現義轉變為表能性意義。那麼這種未然、非現實語境的形成，一個重要途徑便是句末語氣詞“嘛”。下面來看：

門源漢語方言中結果、趨向述補結構 VC 從表動作結果、趨向的完成 / 實現義到能性意義高度依賴整個結構所處的語境。無論是“著”標示的已然、現實語境還是“嘛”標示的未然、非現實語境，其補語 C 本身並未發生語義演變。例如：

---

[11] 從語義演變的普遍規律看，信息量較大的“實現”義通常不會直接演變為信息量較小的“可能”義。本文所論的“實現 > 可能”演變，實質是語法形式在特定句法環境中發生的功能轉移，其核心機制是回溯推理（abduction）驅動的語境吸收：由於客觀事理上，“事件 e 已然實現”（S_1）必然蘊含“事件 e 可能實現”（S_2），因此當說話人在未然語境中使用原本編碼“實現”義的格式時，聽話人可通過語用推理將“可能”義解讀為該格式的臨時義。這種推理反復出現並固化，導致格式獲得新的“可能”義。換言之，“實現 > 可能”是“實現”義格式在未然語境中被語境賦予的“可能”義逐步吸收、固化的結果。這在漢語方言中並非孤例，前文 3.3 節中北方方言“VC 了 $_2$”表能性的現象即為旁證。

(48) a. 這個路哈我**走完著 / 了吧**？（這條路我走完了吧？）——走完著 / 了 // 沒走完。（走完了 / 沒走完。）
b. 這個路哈我**走完嗯吧**？（這條路我能走完吧？）——走完嗯 / 走不完。（走得完 / 走不完。）
c. 這個路哈我**走完下嗯 / 著吧**？（這條路我能走完吧？）——走完下嗯 / 著 // 走完不下 / 走不完。（走得完 / 走不完。）

該例句尾“吧”為疑問語氣詞，表示“信大於疑”。“走完”為述補結構，“完”是“走”的結果補語。三句的區別在於“走完”後所接成分不同：（48a）句後接完成體標記“了”（即“了$_1$”），詢問“是否已走完”，屬已然、現實語境；（48b）句後接未然語氣詞“嗯”，使“走完”處於未然、非現實語境，表達“能否走完”的能性意義；（48c）句在“走完”與“嗯 / 著”之間插入能性標記“下”，能性意義得以凸顯，且不受語境限制，即“嗯”與“著”均可成立。

再看“V 下”從表“實現”到表“可能”的情況。從客觀事理上看，已然事件必然蘊含其實現的可能性。因此，當“V 下”出現在由語氣詞“嗯”標示的未然語境中時，原本的“實現”義在語境壓制下退居背景，而通過回溯推理得出的“可能”義則成為前景解讀。正是這種在未然語境中反復進行的語用推理，使得“V 下”中的動相補語“下”逐漸沾染、吸收了語境的能性色彩。例如：

(49) a. 真的我的公公婆婆哈我**孝順下**著 / 了。（我確實孝順了我的公公婆婆。）
b. 真的我的公公婆婆哈我**孝順下**嗯。（我確實能孝順我的公公婆婆。）
c. 真的我的公公婆婆哈我**孝順下下**嗯 / 著。（我確實能孝順我的公公婆婆。）

該例“孝順下”為述補結構，“孝順”為形容詞，“下”為“孝順”的動相補語，表示“孝順的實現”。例（49a）與（49b）的唯一區別在於句末語氣詞的不同：（49a）句的“著”標示已然、現實態，表示對“孝順公公婆婆”這一已然事件的事實陳述；（49b）句的“嗯”標示未然、非現實態，在未然語境中表達“能孝順公公婆婆”的可能性。此時，“下”在未然語境中逐漸沾染上了能性意義；（49c）在“孝順下”和“嗯 / 著”之間插入能性標記“下”，能性意義得以凸顯，且不受語境限制。

可見，“VC”和“V 下”在已然語境中表實現，在未然語境中表可能。門源方言的語氣詞“嗯”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詳見 3.3 節）。正是“嗯”提供的未然語境，使“V 下”中的動相補語“下”在回溯推理作用下逐漸獲得能性意義。由於動相補語“下”語義較虛，在未然語境中長期受到語氣詞“嗯”的語義感染，其“實現”義與語境的“未然”義之間形成語義不協調。聽話人通過回溯推理將能性意義解讀為“下”

在該語境下的臨時義，這種推理反復進行，最終導致“下”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這一過程可形式化為：

[V 下$_{動相補語，表實現}$] + [唡$_{未然}$] > [V] + [下$_{傀儡（（能性）補語），表可能}$唡$_{未然}$]

此時，“下”雖已獲得能性意義，但其表達仍高度依賴由“唡”標示的未然語境，尚處於傀儡（能性）補語階段。[12] 它要發展為獨立、專職的能性標記，還需進一步的句法擴展，而這正是語言接觸所提供的契機。

4.2. 傀儡（能性）補語 > 能性標記

前文 4.1 節論證了“下”如何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獲得能性意義，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然而，此時的“下”仍高度依賴由“唡”標示的未然語境，尚處於傀儡（能性）補語階段。它要發展為獨立、專職的能性標記，還需進一步的句法擴展。

那麼，這一句法擴展何以可能？漢語動補結構本身就是右分支的，補語虛化為黏著標記後置是常見路徑。但門源漢語方言的特殊之處在於：如果僅靠內部演變，“VC 唡”本可走上與 B 型方言相同的道路，即讓句末語氣詞“唡”語法化為能性標記。事實卻非如此：“唡”始終是未然語氣詞（“我吃唡”僅表“我要吃”），而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下”被插入“VC”與“唡”之間，形成“VC 下唡”。這一差異的關鍵在於周邊 SOV 語言“動詞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結構制約：在 B 型方言的 VO 語序中，句末成分可以演變為能性標記；而在門源方言的 SOV 語序中，受接觸影響，能性功能必須由緊貼動詞的後置成分承擔，句末語氣詞只能保留語氣功能。因此，接觸影響並非簡單地“觸發”了“下”的後置（後置本是漢語特點），而是決定了“能性功能由哪個成分承擔、在什麼句法位置實現”，將其從“句末語氣詞”轉移到“緊貼動詞的後置標記”的位置。這為“下”從傀儡（能性）補語發展為能性標記提供了結構空位和外部動因。

那麼，“下”是如何填補這一結構空位並發展為專職能性標記的？本文分兩個步驟進行論證：首先描述“下”填補空位並降級的過程，最後補充語音與韻律證據。

4.2.1. “下”填補空位與降級為能性標記

為說明傀儡（能性）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在共時平面上確屬不同性質的語法成分，我們設計了以下句法測試（不合語法者以“*”標示），見表 3。

---

[12] 這裏的傀儡（能性）補語在本質上仍屬於動相補語，但相較於“VC 唡”中的結果、趨向補語 C 而言，動相補語“下”語義更虛，更易受到“唡”所標記的未然語境的語義感染，從而帶上能性義。

表 3 傀儡（能性）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的性質差異表

測試項目	傀儡（能性）補語“下$_C$”	能性標記“下$_N$”
1. 能否獨立表示能性意義	必須依賴“嘸” （V 下嘸 / *V 下著）	可脫離“嘸” （VC 下著）
2. 能否省略	不可以 （*V 嘸）	可以，省略後由“VC/ 下嘸”承擔 （VC 嘸 / V 下嘸）
3. 句法位置	緊接動詞 V 後 （V 下嘸）	附於述補結構之後 （VC 下嘸 / 著；V 下下嘸 / 著）
4. 否定形式	“V 不下” （贏不下）	“VC 不下”“V 下不下” （吃完不下 / 吃下不下）
5. 語音形式	重讀 [xa^{112}]	重讀 [xa^{112}]

以上測試表明，傀儡（能性）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的核心區別在於獨立性、省略能性詞、句法位置、否定形式四個維度。前者尚依賴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的語氣詞“嘸”，句法位置緊接動詞，省略後能性意義無法表達；後者已可獨立表能性，句法位置擴展至附於述補結構之後，省略後能性意義可由“VC/ 下嘸”這一語法格式承擔。二者在共時平面上已是不同性質的語法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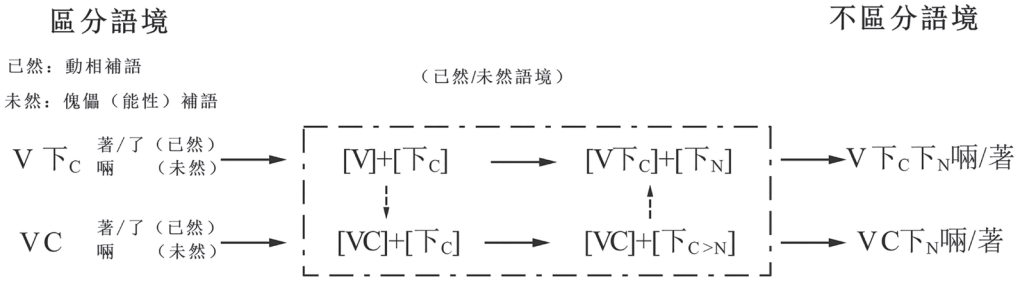
正是由於語氣詞“嘸”的功能被限定為單純的未然語境標記，無法像 B 型方言那樣走向“VC 嘸”的凝固化，門源方言必須在“VC”與“嘸”之間填充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分，以匹配周邊 SOV 語言“動詞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結構模式。這為能性標記“下”的進入提供了結構空位。那麼，“下”是如何填補這一空位的？

第一，語言接觸產生的空位。如前文 3.2 節所述，甘青河湟地區諸少數民族語言普遍採用“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語法格式。長期的接觸使得門源漢語方言複製了這一結構，但漢語原有的臨時性能性述補結構“VC 嘸”無法與之對應，從而形成缺位，即“VC（ ）嘸”。因此，門源漢語方言必須在“VC”與“嘸”之間插入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即“VC +（能性標記）+ 嘸”。

第二，傀儡（能性）補語“下”的擴展。前文“V 下嘸”中的動相補語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受到語氣詞“嘸”的語義感染已發展為傀儡（能性）補語，即“[V 下$_{動相補語，表示實現}$] + [嘸] > [V] + [下$_{傀儡（（能性）補語），表可能}$嘸]”。而臨時性的“VC 嘸”中的結果 / 趨向補語 C 無法像“下”那樣發展出能性意義，即“[VC] + [嘸] > [V] + [C 嘸]”無法成立。為凸顯能性意義、佔據“VC +（ ）+ 嘸”中能性標記的空位，“下”作為傀儡（能性）補語的搭配範圍開始擴大，插入到作為整體的結果 / 趨向補語結構 VC（即動詞性成分 VP）與語氣詞“嘸”之間，形成了“[VC] + [下$_C$] + 嘸”。然而，動詞 V 後的補語位置已經被 C 佔據，因此 [VC] 後的傀儡（能性）補語“下”受到擠壓，從而被迫“降級”發展為專表能性意義的標記“下$_N$”，即“VC 下$_{C>N}$ 嘸”。

第三，“下”降級為能性標記後的類推擴展。同樣由於能性標記缺位的影響，表能性意義的動相補語結構“V 下（ ）啊”也需要能性標記來填補空位，於是從“VC 下 $_N$ 啊”借回已經發展為能性標記的“下 $_N$”，在平行類推的作用下形成了“V 下 $_C$ 下 $_N$ 啊”格式。至此，能性標記“下”的語法化最終完成。此時，由於能性標記“下”的產生，“VC 下”“V 下下”所表達的能性意義便不再受語境的制約，可脫離表未然、非現實的語氣詞“啊”而獨立存在。如圖 1 所示：

圖 1



至於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否定表達形式“VC 不下”“V 下不下”的“不下”則是對能性標記“下”的否定。這一點不再贅述。

4.2.2. 語音分化與韻律證據

“下”在語法化過程中，其語音形式經歷了從輕聲到重讀的演變。動相補語“下”在自然語流中弱讀輕聲 [xa^0]，符合漢語“實詞虛化 > 語音弱化”的一般規律；當“下”演變為傀儡（能性）補語後，其語音形式已轉變為重讀本調 [xa^{112}]，但句法上仍依賴標示未然、非現實的語氣詞“啊”才能表示能性意義，如例（50）；當“下”進一步發展為專職的能性標記後，重讀得以保持，句法上則可脫離“啊”獨立表能性，如例（51）。這一語音分化在“V 下啊”“V 下下啊”的對比中最為直觀：

(50) 傢**來下** [xa^{112}] **啊**？（他能不能來？）——來下啊。（能來。）
(51) 傢**來下** [xa^0] **下** [xa^{112}] **啊**？（他能不能來？）——來下下啊 / 著。（能來。）

這種語音形式的分化具有重要意義：它從形式上證明，動相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已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語言單位，而非同一成分在不同語境中的臨時變體。語音的“異化”是語法化過程中“分裂”的典型表現。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語音分化模式並不違背語法化“虛化 > 語音弱化”的普遍規律。關鍵在於，能性標記“下”的重讀並非由輕讀動相補語直接演變而來，而是動相

補語在不同語境中分化發展的結果。敏春芳（2025）對臨夏話“哈 ⁼”的研究表明，已然、現實語境中的“下”可進一步虛化為體標記（如“贏下著 / 了”）。而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動相補語“下”沾染能性意義後（詳見 4.1 節），因需與已然路徑中的體標記“下”形成功能對立，必須從語音上加以區分，遂由輕讀轉為重讀，獲得能性意義的形式表徵，進而發展為專職能性標記。這一解釋可由共時最小對立對驗證：“我吃下 [xa^{0}] 著”表已然發生，“我吃下 [xa^{112}] 咧”表能性，語音輕重是區分兩種功能的唯一形式特徵。重讀在“V 下 [xa^{0}] 下 [xa^{112}] 咧”中進一步得到固化（第一個“下”輕讀表動相，第二個“下”重讀表能性），成為能性標記的韻律標誌。因此，能性標記“下”的重讀是功能分化的形式手段，而非對語法化規律的違背。

進一步從韻律角度看，“V 下下”格式中，弱讀的第一個“下”與前面的重讀動詞構成一個雙音節音步“V 下 [xa^{0}]”，符合漢語“重一輕”的節奏模式；重讀的第二個“下 [xa^{112}]”則自身構成一個獨立音步。整體形成 [2 + 1] 的韻律結構。根據馮勝利（1998）的自然音步理論，漢語單音節不足以構成獨立音步，因此弱讀的“下 [xa^{0}]”必須貼附於前面的動詞 V，而重讀的“下 [xa^{112}]”則作為獨立音步存在。這種韻律結構正是“V 下下”得以凝固的語音基礎。至於甘青河湟漢語方言中出現的“VC 下下”格式（如唐汪話“挖開下下”“打開下下”），則是在“V 下下”（如唐汪話“做下下”）基礎上進一步類推的結果，可視為門源漢語方言發展方向的延伸（參見第 3.1.2 節）。

值得注意的是，傀儡（能性）補語“下”在語音上已與能性標記趨同（均重讀），但其句法行為仍保留動相補語的某些特徵（緊接動詞 V 後、依賴“咧”等）。這表明語音演變往往先於句法演變，是語法化連續統中不同層面演變速度不一的典型表現。

5. 結語

辛永芬（2006: 299）將漢語能性述補格式分為兩大類型：A 型“V 得 C / V 不 C”和 B 型“VC 了$_{2}$ / V 不 C”。本文在此基礎上，通過對門源及甘青河湟漢語方言（包括臨夏話、唐汪話、西寧話、甘溝話等）的考察，歸納出第三種類型：C 型“VC 下咧 / VC 不下”。我們認為，這一類型是在 B 型“VC 咧（了$_{2}$）”的基礎上，受語言接觸影響插入能性標記“下”而形成的（詳見 3.3 節表 2）。

在 B 型方言中，“VC 了$_{2}$”因高頻使用而逐漸凝固，加之賓語位置靈活（可插入“VC”與“了$_{2}$”之間，形成“VCO 了$_{2}$”），使“了$_{2}$”最終發展為獨立的能性標記。與之不同，門源方言因 SOV 語序（賓語必須前置），語氣詞“咧”始終緊貼述補結構 VC，無法獲得獨立。在同甘青河湟地區諸少數民族 SOV 語言的接觸影響下，門源方言複製了其“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結構模式，形成“VC + （ ）+ 咧”的能性表達格式，必須在“VC”與“咧”之間插入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分。這一結構空位恰好由漢語自身發展而來的動相補語“下”填補。

至於該空位為何是“下”而非其他，則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結果。動相補語“下”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獲得能性解讀，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進而被借用到結果 / 趨向補語結構“VC”之後填補空位，最終“降級”發展為專表能性意義的能性標記。由於類推作用，已發展為能性標記的“下”進而擴展到動相補語結構“V 下”之後，形成了“V 下下”結構。能性標記“下”的出現，使能性表達可突破語境限制，最終形成“VC 下嗬 / 著”“V 下下嗬 / 著”等格式。

綜上，門源乃至整個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中後置於動詞性成分的能性標記“下”，既與漢語自身動相補語“下”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獲得能性意義並最終發展為能性標記的演變有關，也與周邊 SOV 型少數民族語言“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接觸性影響密切相關，是漢語內部機制與語言接觸協同作用的產物，也是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共用的語言區域特徵之一。

鳴謝

本文係 2024 年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語言接觸視域下西北民族地區瀕危和接觸語言研究”（項目號：24VJXT016）的階段性成果之一。在寫作修改過程中，承蒙編輯部和匿名審稿專家提出寶貴修改意見，謹此致謝。如有訛誤，概由筆者負責。

參考文獻

阿 · 伊布拉黑麥。1985。甘肅境內唐汪話記略。民族語文 6。33–47。A Ibrahim. 1985. Gansu jingnei Tangwanghua jilüe. *Minzu Yuwen* 6. 33–47.

阿 · 伊布拉黑麥 · 陳元龍。2017。關於唐汪話的幾個問題。西北民族研究 3。99–118。A Ibrahim Chen Yuanlong. 2017. Guanyu Tangwanghua de jige wenti. *Xibei Minzu Yanjiu* 3. 99–118.

阿不都熱西提 ·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2013。阿爾泰語系語言情態系統的功能 – 類型學研究：分析性對比語料 400 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Abdurishid Yakup & Dingjing Zhang et al. (eds.). 2013. *A'ertai Yuxi Yuyan Qingtai Xitong de Gongneng-Leixingxue Yanjiu: Fenxixing Duibi Yuliao 400 Ju*.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安麗卿。2019。西寧城東話語法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Liqing An. 2019. *Xining Chengdonghua yufa yanjiu*. Lanzhou: Lanzho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陳乃雄。1989。五屯話的動詞形態。民族語文 6。26–37。Naixiong Chen. 1989. Wutunhua de dongci xingtai. *Minzu Yuwen* 6. 26–37.

馮勝利。1998。論漢語的“自然音步”。中國語文 1。40–47。Shengli Feng. 1998. Lun Hanyu de "ziran yinbu". *Zhongguo Yuwen* 1. 40–47.

Greenberg, Joseph H.。1984。某些主要跟語序有關的語法普遍現象，陸丙甫、陸致極（譯）。國外語言學 2。45–60。Joseph H. Greenberg. 1984. Mouxie zhuyao gen yuxu youguan de yufa pubian xianxiang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trans. by Bingfu Lu & Zhiji Lu. *Guowai Yuyanxue* 2. 45–60.

谷向偉。2006。河南林州方言中表可能的情態助詞“咾”。殷都學刊 4。98–101。Xiangwei Gu. 2006. Henan Linzhou fangyan zhong biao keneng de qingtai zhuci "lao". *Yindu Xuekan* 4. 98–101.

柯理思。1995。北方官話裏表示可能的動詞詞尾“了”。中國語文 4。267–278。Christine Lamarre. 1995. Beifang guanhua li biaoshi keneng de dongci ciwei “le”. *Zhongguo Yuwen* 4. 267–278.

雷雨。2019。青海托茂人語言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u Lei. 2019. *Qinghai Tuomaoren yuyan yanjiu*. Lanzhou: Lanzho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馬夢玲。2023。青海西寧方言的“呵 [xɔl]”及其來源。中國方言學報（第十期）。170–178。Mengling Ma. 2023. Qinghai Xining fangyan de “[xɔl]” ji qi laiyuan. *Zhongguo Fangyan Xuebao*, dishi qi. 170–178.

馬夢玲。2025。青海河湟地區語言生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Mengling Ma. 2025. *Qinghai Hehuang Diqu Yuyan Shengtai Yanjiu*.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敏春芳。2025。甘肅臨夏話多功能標記“哈ㄱ”的用法及溯源。方言 4。463–471。Chunfang Min. 2025. Gansu Linxiahua duogongneng biaoji “ha” de yongfa ji suyuan. *Fangyan* 4. 463–471.

敏春芳、付喬。2022。語言接觸視角下甘肅臨夏話和東鄉語述補結構研究。當代語言學 6。844–858。Chunfang Min & Qiao Fu. 2022. Yuyan jiechu shijiao xia Gansu Linxiahua he Dongxiangyu shubu jiegou yanjiu. *Dangdai Yuyanxue* 6. 844–858.

宋珊。2022。甘肅天祝縣（華藏寺鎮）漢語方言參考語法。蘭州：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Shan Song. 2022. *Gansu Tianzhuxian (Huazangsizhen) Hanyu fangyan cankao yufa*. Lanzhou: Lanzho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孫宏開、胡增益、黃行。2007。中國的語言。北京：商務印書館。Hongkai Sun, Zengyi Hu & Xing Huang. 2007. *Zhongguo de Yuy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孫凱。2019。玉樹藏語方言（拉布話）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Kai Sun. 2019. *Yushu Zangyu fangyan (Labuhua) yanjiu*. Tianjin: Nankai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王森。1993。甘肅臨夏話作補語的“下”。中國語文 5。374–376。Sen Wang. 1993. Gansu Linxiahua zuo buyu de “xia”. *Zhongguo Yuwen* 5. 374–376.

王雙成。2025。甘青方言 -li（哩）的功能、性質及來源。第十一屆西北方言與民俗學術研討會，甘肅政法大學，7 月 18 日。Shuangcheng Wang. 2025. Gan-Qing fangyan “-li” de gongneng, xingzhi ji laiyuan. Di Shiyi Jie Xibei Fangyan yu Minsu Xueshu Yantaohui, Gansu Zhengfa Daxue, 18 July.

王毅、王曉煜、王森。2004。甘寧青方言“著”字新探。見邢向東（主編），西北方言與民俗研究論叢，281–29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Yi Wang, Xiaoyu Wang & Sen Wang. 2004. Gan-Ning-Qing fangyan “zhe” zi xin tan. In Xiangdong Xing et al. (eds.), *Xibei Fangyan yu Minsu Yanjiu Luncong*, 281–293.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王自萬。2023。漢語方言可能式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Ziwan Wang. 2023. *Hanyu Fangyan Kenengshi Yanjiu*. Chengdu: Sichuan Daxue Chubanshe.

吳福祥。2010。漢語方言裏與趨向動詞相關的幾種語法化模式。方言 2。97–113。Fuxiang Wu. 2010. Hanyu fangyan li yu quxiang dongci xiangguan de jizhong yufahua moshi. *Fangyan* 2. 97–113.

辛永芬。2006。浚縣方言語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Yongfen Xin. 2006. *Xunxian Fangyan Yufa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邢向東。2020。神木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Xiangdong Xing. 2020. *Shenmu Fangyan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徐春蘭。2005。新疆漢語方言補語結構特徵。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6。144–147。Chunlan Xu. 2005. Xinjiang Hanyu fangyan buyu jiegou tezheng. *Xinjia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6. 144–147.

徐丹、貝羅貝。2018。中國境內甘肅青海一帶的語言區域。漢語學報 3。2–15, 95。Dan Xu & Alain Peyraube. 2018. Zhongguo jingnei Gansu Qinghai yidai de yuyan quyu. *Hanyu Xuebao* 3. 2–15, 95.

徐丹、冉啟斌。2019。甘肅東鄉唐汪話。北京：商務印書館。Dan Xu & Qibin Ran. 2019. *Gansu Dongxiang Tangwanghua*.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楊永龍。2022。導語：語言接觸與甘青河湟語言區域特徵。當代語言學 6。791–795。Yonglong Yang. 2022. Daoyu: Yuyan jiechu yu Gan-Qing Hehuang yuyan quyu tezheng. *Dangdai Yuyanxue* 6. 791–795.

楊永龍、趙綠原。2021。青海甘溝話的情態表達與相關形式的來源。當代語言學 4。508–530。Yonglong Yang & Lüyuan Zhao. 2021. Qinghai Ganggouhua de qingtai biaoda yu xiangguan xingshi de laiyuan. *Dangdai Yuyanxue* 4. 508–530.

張安生。2006。同心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Ansheng Zhang. 2006. *Tongxin Fangyan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張曉靜。2019。河北武邑方言的“咾”。東方語言學 2。37–47。Xiaojing Zhang. 2019. Hebei Wuyi fangyan de “lao”. *Dongfang Yuyanxue* 2. 37–47.

趙綠原。2021。青海民和甘溝話的三分時體系統。方言 4。413–426。Lüyuan Zhao. 2021. Qinghai Minhe Ganggouhua de sanfen shiti xitong. *Fangyan* 4. 413–426.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2012。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 漢語方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eds.).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di 2 ban, *Hanyu Fangyanju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周晨磊。2025。青海貴德（周屯）話的“哩”[·li]——將來時還是其他？方言 1。72–79。Chenlei Zhou. 2025. Qinghai Guide (Zhoutun) hua de “li” [·li]: Jianglaishi haishi qita? *Fangyan* 1. 72–79.

The Origi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Potential Marker [xa^{112}] in Chinese Dialects of the Gan-Qing Hehuang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enyuan, Qinghai

Huanan E, Chunfang Min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tential marker [xa^{112}] is a shared feature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Gan-Qing Hehuang region. In the Menyuan dialect, this marker is suffixed to two types of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s – "VC"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and "V [xa^{112}]" (phase complement) – forming "VC [xa^{112}]" and "V [xa^{0} xa^{112}]" constructions to express potential meanings. Through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expressions of potential meaning in the Menyuan dialect, and by comparing them with those in other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various SOV minority languages in the Gan-Qing Hehuang linguistic area, this paper reveal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post-verbal potential marker [xa^{112}]. The marker undergoes a three-stag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 phase complement > pseudo (potential) complement > potential marker. In this process, the phase complement [xa^{112}] acquires a potential interpretation in irrealis, non-factive contexts through pragmatic inference and is reanalyzed as a pseudo (potential) complement. Subsequently, under the contact influence of the neighbouring SOV languages' "verb + modal verb + particle" structure, it extends to positions after VC and develops into a dedicated potential marker.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verbal potential marker [xa^{112}] in the Menyuan dialect results from the interplay of inherited mechanisms of Chinese and language contact, representing both a product of Chinese-internal grammaticalization and a typical manifestation of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Gan-Qing Hehuang linguistic area.

Keywords

Qinghai Menyuan, Chinese dialect, potential marker, language contact, grammaticalization

通訊地址：蘭州 城關區 蘭州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ehuanan@qq.com（俄華楠）
mchf666@163.com（敏春芳）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1月1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3月1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3月25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9月3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